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启示录和圣经》，

第 4 节，认识上帝和神学来源

© 2024 罗伯特·彼得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启示录和圣经的教学。这是第 4 节，认识上帝和神学的来源。

我们继续研究启示的教义，上帝的自我显现，尤其是圣经的教义，这是我们课程的最大部分。

请和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创造、人类良知、历史，以及你儿子的化身，特别是通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显现。鼓励我们、纠正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你永恒的道路；我们通过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祈祷。阿门。

认识上帝和我们的神学来源。有时，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概念被误解了。

宗教改革主张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才能拯救我们，而不是靠恩典做任何我们能做的事情。唯独信仰意味着唯独信仰，而不是信仰加行为。所有行为都很重要，但它们是信仰的证据和证明。

它们不是为了让上帝接受我们而加入信仰的。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仰、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世界的救世主；人必须相信他才能得救。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上帝才有荣耀。

唯独圣经有时会被误解为圣经是我们研究神学的唯一来源。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当然会运用理性来研究圣经，而且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会受到经验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在研究神学时都会遵循一定的传统，但唯独圣经并不意味着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来源。

这意味着只有圣经才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它对其他来源进行评判。我喜欢这样说，我们的目标是刻意而持续地将经文置于我们的理性、传统和经验之上。正如我们所见，圣经故事和基督教世界观迫使我们在神学上成长，并阐明我们如何理解它并去做它。

但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发展神学呢？在研究神学时，我们从四个来源学习：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我想通过这四个来源来研究，让我们思考它们以及它们在我们研究圣经的教义（即神学）时的地位。从我们上面从圣经故事中概述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圣经是所有神学的主要来源。

我们稍后会看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的话语，因此是所有信仰和实践的最高权威。当我们谈论宗教权威时，我们指的是那些有权传授真理并命令我们服从的权威。我们说圣经是信仰和实践、神学和伦理学的最高权威。

所有其他来源都在圣经之下。这正是“唯独圣经”的意思。这些其他来源很重要，但只能用于解释圣经，必须以圣经这一最高标准来判断。

这就是唯独圣经的教义。传统。传统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基督徒对永恒话题的看法。

我们不会自己编造神学。你会说，好吧，等一下。不，只有我、圣灵和圣经。

你说得对。你必须把自己纳入这个过程。你不能声称那只是圣灵和圣经。

不，你是人类主体。你参与了圣经的研究。所以无论你承认与否，无论你是否喜欢，你的理性都会参与其中。

纯粹的神学是脱离人类研究的。有比其他人（尤其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人）的观点更好吗？我们并不是最早拿起圣经并研究它的人。

其他人已经走了，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传统传达了对经文的历史解释。它与教会的教义有关，特别是在信条和忏悔等方面，纠正错误的教义，并提供教义问题的历史视角。

我无法想象尝试发明三位一体的教义。这简直就是一个邪教的诱因。我无法想象脱离罗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和象征性观点来研究圣餐。

我甚至无法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观点，我们需要理解它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主的晚餐。理由。理由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启示。

理性澄清了概念、问题、关系和论点。认识上帝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需要信仰以及我们所有的心智能力。我们需要认真、清晰地思考，拒绝错误的二分法，在关系中发现真理，并分析系统。

理性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关键。离开人类的思想、离开理性，就无法获得神学经验。

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做，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训练，怀疑经验。经验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的神学不仅塑造了我们，而且也由我们塑造。

当我们以完整的人的身份进行神学研究时，我们会通过我们特定的信仰体验、教会环境、家庭背景、种族、文化、性别和生活状况来感知，经验在帮助我们解释经文方面发挥着作用。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而成为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信仰上帝、质疑上帝或不相信上帝的思想。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肯定会影响我们对上帝和圣经的理解。

传统、理性和经验都是好的、有意义的资源。它们是好的向导和老师，但并非绝对正确。传统可能会出错。

参见加拉太书 1:6 至 9。加拉太书 2:11 至 21。理性可以忘记神秘和对上帝的顺服。参见哥林多后书 11:3。经验可以不受控制。

参见犹大书第 3 和 4 节。每一条都应受到重视，每一条都应被利用，因为每一条都有助于我们解释圣经。但每一条都必须始终以圣经为准绳，圣经的权威来自上帝，而不是教会、理性或经验。教会站在圣经之下，信任圣经的肯定，接受圣经的判断，服从圣经的命令。

因此，神学有四个来源。不同的传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传统上，梵蒂冈二世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一点。罗马天主教重视圣经和神圣传统。

他们声称自己能平衡两者，但对于福音派新教徒来说，神圣传统有时似乎比圣经更重要。例如，炼狱教义不是圣经教义，而是教会的传统教义，在罗马天主教神学中，传统比圣经更重要。传统的炼狱经文证明文本并不是好的证明文本。

它们根本不是好的证明文本，今天一些罗马天主教释经家也承认这一点。卫斯理传统坚持卫斯理四边形，力求平衡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我承认我们使用了这四个方面，但我更倾向于承认我们使用了这四个方面，但随后有意并始终如一地将我们的思想、传统和经验置于圣经之下。

因此，仅仅说我知道那是有效的，因为我做过；我经历过，这是不够的。不，它必须符合上帝的话语，或者加尔文说过；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不，我们根据上帝的话语来评价每一位人类教师，包括加尔文、路德和卫斯理，而且，我们在使用弗朗西斯·谢弗的术语时是理性的，但不是理性主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主义将理性置于整体之上，凌驾于经文之上，并负责抛弃思想者认为不符合其理性的东西，但当然，我们是理性的。我们运用自己的思想，我们无法控制。上帝赋予我们思想，我们阅读圣经，思考圣经，得出结论。

因此，传统在我们得出结论时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我们会将自己的结论与教父、改革者、新教正统派和现代神学家的结论进行比较，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对圣经有着很高的评价。当然，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所以传统确实有其地位，我们忽视传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如果我们完全忽视传统，我们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经验难道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吗？当然可以，但是再次重申，承认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生活故事、我们的成长经历、我们的教会生活和经历、我们的朋友和其他人，以及这些东西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持续地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理性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我不喜欢这种教导；有些人会说，我不喜欢原罪。我的意思是，亚当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困境；这不公平。

嗯，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圣经教导亚当的原罪对人类的影响就像传统神学所说的那样，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都会将我们的理性、感觉和情感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并且说创世纪 3 给出了机会，旧约显示了影响，保罗在罗马书 5:12 至 21 中阐述了一个人的一次犯罪如何给人类世界带来了死亡和谴责。因此，唯独圣经并不意味着只有圣经才是我们的权威。这意味着它是我们的最高权威，可以审判我们所有人使用的其他有效权威。

我们最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刻意地把经文放在正确的位置，也就是第一位。了解上帝和我们的神学方法，我们的神学过程怎么样？研究神学的过程称为神学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希望遵循一种合理的神学方法。

替代方案是采用不合理的方法，或者在不了解我们采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实际研究它。我们总是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思考它们有多好？再次，理性的作用就在这里，我们像研究神学一样对它们进行评估。神学中的神学方法或过程涉及圣经注释、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各种学科、系统神学，然后是实践神学。

实际上，在开始解经之前，我们先做一点介绍。虽然这些要素有一个基本顺序，但每个要素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要素交织在一起，不应孤立地进行。发展我们的神学的过程包括对每个要素的关注，我们会研究每一种方法，但不是按照数学问题的顺序。

就像管弦乐队的成员一样，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在形成我们的神学中发挥着作用。圣经注释涉及对圣经中各个段落的解释。圣经神学追溯圣经的故事及其故事情节，让我们了解创世、堕落、救赎和圆满。

历史神学并不像圣经神学那样遵循这两点。它关注的是过去的思想，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方式。因此，它与释经和圣经神学并不直接相关，而是从一个角度出发，但肯定必须考虑到它，以便为我们提供视角，帮助我们过去的良好结论中吸取教训，并帮助我们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还涉及其他学科，我们将在讲解时提到。系统神学是人类试图将释经、圣经神学和历史神学的发现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将这些教义相互关联，以期全面

理解圣经教义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经教导我们，永恒之子化身为
人，从此成为神和人合一的人。

然后，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实践神学当然应该应用于许多领域。首先想到
的是讲道、教学、辅导和传教。因为我们都是带着先前存在的、甚至尚未发展
的信念（包括神学信念）来研究圣经的，所以最好对我们研究圣经教义的方法
进行检验。

这使得一些怀疑论者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无可救药的循环，就好像我们当前的
信念完全控制了我们的研究。我们同意所有的解释和神学都是由解释者完成
的，解释者阅读圣经文本时会带着已经存在的神学，有时甚至会朝着已经存在
的神学方向。我们当中没有人带着一张白纸，没有一张白纸的头脑来阅读经
文。

我们阅读圣经和研究神学时，都会对上帝、我们自己、圣经、耶稣、救赎、教
会、历史、生命的意义以及事物的运作方式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作
为理解神学的有利视角，为我们提供许多见解。例如，遭受迫害的基督徒通常
会更清楚地看到并更充分地融入圣经的主题：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帝最终
战胜邪恶以及上帝的正义得以实现。

我们的考验常常会提高我们的神学。随着我们在旅途中经历的磨难，我们的神
学也日趋成熟。提到受迫害的人，让我想起我的一位传教教授同事。

他的名字是纳尔逊·詹宁斯，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要正确解读圣
经，我们需要整个教会。也就是说，生活在迫害之下的基督徒可以帮助那些没
有生活在迫害之下的基督徒更好地理解圣经中关于迫害的章节。这很有道理。

这应该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不要只说些关于迫害的空话，而不尊重那些试
图理解迫害中这些经文的人。要理解圣经的教义，我们必须理解整个教会的教
义。这意味着，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一样，从历史角度理解整个教会的教义是历
史神学或教义史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观点成为解释的关键，错误就会随之而来。有些人从圣经故事和世界观以外的角度来解释经文。这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

这种批判性的局外人解读方法往往是帝国主义的，他们试图从他们假定的神学出发批判圣经文本，或者让这些文本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从他们假定的意识形态出发解释文本，或者让文本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与诗篇 119 中的方法相反，诗篇 119 中的方法就是谦卑地聆听，接受上帝的教导，作为勤奋的寻求者，全心全意地寻求主的命令，作为忠实的仆人，接受他的权威，遵循他的旨意，听从他的劝告，作为经过考验的旅行者，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作为寄居者面临反对，迫切需要来自圣经的智慧，作为社区中上帝的子民，彼此鼓励，一起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作为快乐的崇拜者，宣告你的法令是我歌曲的主题。

诗篇 119 篇 54 节。以我们的观点作为解释的关键还会导致另一个潜在的错误。擅自将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解释等同于上帝话语本身。

我们自己仍在不断进步。这意味着我们的神学一直在建设中。它以我们目前对上帝圣言的了解为基础，并一直在不断改革。

根据上帝的话语，我们已经提到过唯独恩典、唯独信仰、唯独基督、唯独荣耀上帝，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我们从唯独圣经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添加了一个后来的改革口号。

Semper reformanda，永远在改革。在这方面，我们的神学从未在所有细节上固定下来。哦，基础已经奠定，天主教，即普遍和历史的教义，已经达成一致。

但并非每节经文的解释都得到一致认可。当然，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中汲取新的启示。我们的神学以我们目前对上帝话语的了解为基础，并且一直在不断改革。

Semper reformanda，按照上帝的话，愿如此。因此，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观点带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但这并不会导致怀疑。我们的出发点确实决定了我们的道路，但它最终不必决定我们的目的地。

更好的方法是承认和辨别我们已经存在的神学假设，祈求圣灵的启示，学习教会的智慧，并相信圣经是传统、理性和经验（包括我们最初的观点）的最高权威。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方法，那么每次我们学习圣经时，我们的解释神学视角都可以得到调整，即使只是一点点。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可以改善神学观点，提高解释的准确性，从而产生更好的神学观点和越来越完善和合理的解释。

因此，没有必要假设存在释经循环，即没有尽头、没有开始、没有改善的恶性循环。恶性释经循环会导致混乱、主观主义和不确定性。在对神学进行圣经解释的合理方法中，存在释经螺旋，这是对格兰特·奥斯本（Grant Osborne）同名著作的引用。

即使在神学螺旋中，或者在我们的交响乐隐喻中，无论我们的乐器音调如何不准，我们都可以按照标准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可以实现。同样，当我们接受上帝和他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作为标准时，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假设和偏见，不断阅读和仔细研究上帝的话语，倾听教会的智慧，我们的神学就会成熟，逐渐向真理迈进。

让我们来听听教会历史中威廉·廷代尔的声音。我们不知道廷代尔的确切出生日期，但他出生于 1494 年左右，于 1536 年左右殉道。他是一位英国学者和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将《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了英语。

他有句名言：“我要让一个耕田的男孩比教皇更了解圣经。”1536 年，他因将圣经翻译成英文而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丁道尔圣经在传播英国宗教改革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对 1611 年的英王钦定圣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丁道尔将新约译成注释本的动机是什么？引用：因为我从经验中认识到，除非用母语把圣经清楚地呈现在普通人眼前，让他们看到文本的过程、顺序和含义，否则不可能让普通人相信任何真理。因此，他决定将圣经译成英文，甚至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因为罗马不希望人们用母语阅读圣经。

所有好的神学的基础都是理解圣经段落含义，首先要理解圣经作者通过文本表达的意图。有许多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段落含义，包括好的研读版圣经、圣经词典和注释。其中一些工具包括 ESV、系统神学研读版圣经、NIV Zondervan 研读版圣经、简明神学术语词典等。

在研究一段经文时，我们必须注意特定的文学体裁，叙事、谚语、寓言、福音、书信等，并考虑适合该体裁的文学策略。文学背景也很重要，因为任何给定段落的位置都有助于我们解释圣经作者的意思。一个词的含义通常是通过研究它周围的短语、从句和句子而显现出来的。

句子的含义出现在其段落或场景中，而场景的含义则出现在周围的情节、章节或整本书中。历史背景也很重要，因为了解文本的场合、接受者、作者和教会背景有助于良好的解读。在这里，也应避免错误。

我们将提到其中两个与神学释经相关的问题。首先，有时读者过于专注于寻找某个特定的主题或教义，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读到一段经文中不存在的内容。防范这种诱惑的关键是先阅读经文，了解他们想要传达的内容，然后再考虑任何人的教义与这些经文有何关联。

其次，读者可能会错误地只关注作者明确指导神学问题的段落。请记住，圣经作者是根据神学信念和神学意图写作的，虽然特定教义并不总是特定段落的主要目标，但作者教导神学，以便上帝的子民能够适当地追随上帝，即使重点是伦理，而神学是伦理的子结构。因此，首先，好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注释的基础上的。

我们还应该避免谬误的概念，即为了形成特定的教义，必须使用某些词语。因此，保罗必须使用教会或教会这个词来教导教会的教义。这显然是一个谬误，因为他有时教导教会时不使用教会这个词。

例如，当他教导说上帝的子民是教会时，他谈到了教会，事实上，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关于上帝子民的章节中没有使用教会这个词，但与教会的教义有关。上帝的儿子爱教会，为教会献出自己。

教会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但他也是爱他的羊的好牧人，他有羊，他必须把其他的羊带进羊圈，等等。据我所知，约翰福音第 10 章没有提到教会，但有与教会教义相关的教导，但没有提到教会。教会是圣灵的殿堂。

再说一遍，你不需要教会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有人可能会说，同样地，约翰福音犯了概念谬误，根本没有提到选举或预定。它从来没有使用过选举、选举、预定或预定这些词。

确实如此。它没有使用这些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不存在。约翰使用了三个主题来描述选举或宿命论。

父将人赐给子。在约翰福音第 17 章中，我们四次读到这个概念，它肯定与神的拣选有关。在整本圣经中，只有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6 和 19 节将子称为拣选的创始者，这是独一无二的。

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让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实长存。世界会恨你们，因为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这难道不能被视为一种对门徒的选择，就像约翰福音 6:66 所说的那样，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吗？很明显，耶稣的选择是做门徒，而不是选择得救。不，因为在约翰福音 15 章中，选择是属于耶稣，不再属于世界。前面引用的约翰福音 6 章表明，人们被耶稣选中，但他们仍然属于世界。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指的是犹大，是魔鬼。但在约翰福音第 15 章中，耶稣的选择是救赎的选择，因为那些被选中的人属于他，而不是属于世界。父将子民赐予子民，子民是约翰福音 15:16 和 19 中选举的发起者，也是上帝子民的先前或先验身份。

约翰通常会说，你们没有得救；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 10 章中，耶稣反驳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当我们读约翰福音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耶稣在同一章 10 中说，他们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有绵羊，在他们相信或不相信之前，我会称他们为山羊。我再说一遍：这并不否定相信是得救的途径这一事实。

然而，也有较少人认为，人们在相信之前是绵羊或山羊，而他们的相信或不相信揭示了他们作为绵羊或山羊的先前或之前身份。因此，约翰自己的福音书表明，说必须用特定的词或词组来教授特定的教义是错误的，因为约翰缺乏选举和选民、预定和预定。但尽管如此，有了这三个形象，即父神把这些赐给子民，子民是选举的发起者，以及上帝子民的先前身份，就有与选举教义有关的段落。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DA Carson，这是一本厚书，《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圣经观点的张力》。因此，首先，好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注释的基础上的。在圣经神学中，最终，每一段圣经经文的背景不仅是其特定的书卷，而且是整个正典，它将圣经文本置于上帝从创造和堕落到救赎和新创造的展开计划中。

圣经故事情节构成、安排和连接了教义。此外，它以基督的为人和工作为高潮，区分了福音书之前和之后的内容，即希伯来书 1 章 1 至 4 章。因此，我们既要找出圣经故事情节中的段落，又要将它们与该主题的其他段落联系起来，这是明智的做法。我们寻找圣经故事如何通过旧约中的圣经契约发展，特别是在律法、先知和著作中，以及在新约中，在新约的开始阶段，特别是在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中。

我们不仅要关注正在研究的具体教义，还要关注圣经每本书的中心主题和整本圣经的中心主题：契约、王国、赎罪、荣耀、爱、圣洁等。这将使我们能够看到所研究的教义与这些和其他主要主题的联系，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光照下按比例和光照理解和综合教义的关系。因此，好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注释的基础上的，植根于圣经神学。

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是否相信自由意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取决于你在圣经故事中谈论的是什么。因为亚当和夏娃堕落前和堕落后的自由意志是有区别的。未得救的人和得救的人的意志自由是有区别的。

当然，现在得救的人和在新天新地得救的人的意志自由是有区别的。我们永远都有选择的自由。但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选择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认识、爱和侍奉上帝。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都拥有这两者。选择自由和人类的永久伴侣也是真正的自由。

他们认识、爱戴和侍奉上帝。他们堕落的原因令人费解，但他们确实堕落了。当然，他们保留了人类一贯拥有的选择自由，但他们失去了道德自由，以及除了上帝救赎恩典之外爱戴、侍奉和认识上帝的能力。

当人们得救时，他们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一直都有。但他们重新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由，或者说爱上帝、侍奉上帝、尊敬上帝和服从上帝的能力。

然而，今生并非完美无缺。只有在末世，只有在从死里复活后的新天新地，我们才会拥有不可剥夺的选择自由，而且也是最完整意义上的真正自由，那时我们将无法羞辱上帝、不服从他或不相信他。因此，自由的缩影不是选择对立面的能力，而是认识、爱和侍奉上帝。

所以这里有一个例子，圣经神学，考虑到在创造、堕落、基督和最后的事情、新天新地中的意志自由和自由选择，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意志自由这一概念的理解。历史神学。我们可能倾向于个人阅读圣经，私下阅读以了解上帝以及如何更好地跟随他。

虽然这很好，但我们也应该考虑教会和教会历史在解释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教会一直是圣经的历史解释者。虽然历史教会的教义和信条并不像圣经那样对信徒具有权威性，但圣经也是如此。

现代和后现代的解释方法有时会强调个人解释者、现代或当代读者群体、后现代，而忽略历史教会教义。我们不是第一批阅读圣经的人，但我们站在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子民的潮流中，可以从教会历史、教会历史的主要思想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就是说，从历史神学中，比如阿塔纳修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欧文、乔纳森·爱德华兹、约翰·卫斯

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亮点。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偏离教会的历史思想潮流，只有在神学上被圣经和明显的理由所说服时才可以。

我们还应该在当前教会社区的背景下阅读圣经，认识到圣经指导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共同生活。因此，好的神学是由教会、与教会一起、为教会而做的，尊重历史教会教义和共同生活。系统神学以我们在圣经释经、圣经神学和历史神学方面的工作为基础，我们朝着神学综合的方向前进。

我们力求融入主要的圣经主题，探讨中心神学话题，并展示教义之间的优先次序和相互关系。这种神学最好根据圣经故事情节进行组织和传达：创造、堕落、救赎和新创造。我们还希望以一种符合语境、清晰且有益于他人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神学。

当我们考虑故事情节时，尤其是应用于系统神学时，它不仅仅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新创造，而是上帝、启示、创造、人类、堕落、以色列、基督的人格、基督的工作、圣灵、救赎、教会和末世。实际的神学应用。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神学方法，对不起，涉及圣经注释、圣经神学和历史神学，所有这些都指向系统神学。

但这并不是结束。这涉及到实际的神学和应用。神学只有在教会中实践出来才是完整的。

上帝利用神学来改善我们的信仰和整个生活。因此，我们寻求根据教会的初衷将圣经真理应用于当代教会。因此，我们对爱、信仰、祷告、传福音、门徒训练、团契、事工、崇拜、婚姻、育儿、友谊、好客、宽恕、财务、讲道、教学、传教、教会规划等的态度都源于这些应用。

因此，神学呼吁我们每个人和整个教会以明显的方式生活、爱、思考、信仰和追随。圣经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事实上，它是每个基督徒的故事。

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源于上帝，由上帝定义，是上帝的延伸，我们生活、爱上帝、侍奉上帝和他人，为上帝和他人谋福利，为上帝增光。在下一讲中，我们将开始探讨上帝启示的细节。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启示录和圣经的教学。这是第 4 节，了解上帝和神学的来源。